

奋进新征程·青年官兵的成长与梦想

你会如何感知时间？

通常，这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：或许是瞥见一只蝴蝶飞出花丛，或许是遭遇一场骤凉的秋雨，甚至，只需要一道阳光洒在脸上，我们都能捕捉到时间的碎片。

然而，对于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官兵来说，一旦出航，他们的世界只有低鸣的机器、昏暗的灯光、坚硬的艇壁。时间除了跟随时钟跳跃，往往只能

以特殊的形式出现——

二级军士长朱曾邹一般通过蒜苗生长计算时间：出航时，把矿泉水瓶割开，放上几颗蒜瓣，4天之后就能长出嫩芽，每天，小蒜苗能长高1~2厘米。

上等兵马仁圆喜欢根据值更表记录时间：按照出航计划，他把自己所有的更次写下来，每值完一更，就在纸上划一道横线，横线越多，归航的日子就越近。

中士尹征习惯看着饭菜感知时间：如果今天多了一道菜，就说明到了每周一次的加餐时间，出海已经7天了；如果从某一天开始，每一顿都只剩土豆、冬瓜，就意味着离返航已经不远了……

没有四季变换，不见春花秋月。在潜艇狭小的空间里，感受时间的方式很少，但岁月依然给这群官兵留下了清晰

潜艇兵的“时间观”

■杨捷 本报特约记者 雷彬

的印记：在高温高湿的舱室坚守了20多年，柴油机技师刘代华的笑容都变得“油光锃亮”；经常与机器打交道，上等兵蒋照鑫的手指开始变得粗壮黝黑……

然而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时间又似乎在他们身上停滞了——

当年第一次下潜艇时，班长给刘代华说的话，如今，他依然一遍遍讲给新

兵听：与支队刚成立时一样，每次有重大任务，官兵们仍然会聚集在党旗下宣誓；外面的世界变化万千，官兵们仍然保留着读书、写信的习惯，热闹喧嚣似乎与他们无关……多少年过去了，他们的使命还是隐秘潜行，他们的形象还是默默无闻。

融入时间的，是一脉相承的坚定信

仰，是心怀家国的坚守热望。走近潜艇兵，了解这份来自深海的青春样本，我们更加坚信——

潜艇人永远是年轻。



手记

深海见证：千里之行，始于寸心

■何铁城 周卓群 本报特约记者 雷彬

特稿

常言说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然而对于潜艇兵来说，身处密闭狭小的“钢铁罐头”里，“始于足下”的感觉也许是一种奢望——他们的活动空间太有限了。

但是，潜艇兵的心灵空间必须很大，必须装得下许许多多的、有形无形的东西。对使命责任的理解、对艰苦寂寞的耐受、对胜利荣誉的追求……这些心灵深处的自问自答，支撑他们在深海潜伏坚守、默默远航。

也许，对于潜艇兵来说，千里之行的波涛，正是从内心的微澜涌起的；千里之行的壮举，也是从内心的“突围”起步的。

“总要有人挺在前面，为什么不能是我”

起风了。

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舵信技师牟朝春张开手掌，神情骤然紧张。

有经验的潜艇兵都知道，风，有时并不是什么好意象——

起风后，原本平静的海面会变得狂躁。

牟朝春担心的，是今天将有3名官兵家属入营探望，如果她们不能及时赶到，就只能困在对面的码头，与亲人隔海遥望。

“这种感觉，就是电视剧里说的，‘近在咫尺，却远在天涯’。”当年，牟朝春的妻子第一次探营时，就遇上过一场热带风暴。妻子路上花了3天，又在岸上困了4天，整整一周才见到他。

然而，刚把妻子安顿下来，牟朝春就接到通知：临时有任务，潜艇紧急出航。

“我要走了，有事找他！”来不及过多解释，牟朝春把战友的手机号码留给妻子，随后就随潜艇消失在茫茫大海。

从那时起，家与国的概念，在牟朝春的心里进一步丰富起来。出航时，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：“当了潜艇兵，就注定离家人很远，离祖国很近。”

十几年过去，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小伙，已经成长为人民海军一级军士长。回想往事，牟朝春已经多了一分从容。当年的那句话，如今，还可以写得更丰富——

比如，离陆地很远，离大海很近；离安逸很远，离斗争很近……

这是一名潜艇老兵20多年军旅生涯总结出来的心得。每一个词组，都来自老兵搏击大海的切身感受。

那年，官兵们在海上抗击台风，牟朝春站在舰桥值瞭望更。凌晨5点，海上疾风吹来，激起几米高的波涛，用力拍打着潜艇。在大海的力量面前，人实在渺小。牟朝春感觉海浪就像水墙一样压过来，完全将他淹没。这时，一个架子掉落下来，重重砸在他的脑袋上。血混着海水流下来，他忍着疼痛，继续坚守在岗位上。

那是牟朝春第一次正面迎战风暴，也是他第一次感觉到，安稳如此遥远，死亡如此之近。台风过去后，牟朝春产生严重的应激反应，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。迷茫和忧虑，一次次占据他的大脑。

直到踏上陆地，真正有了安稳的感觉，牟朝春跑到炊事班，一口气吞下3碗面条。随后，他开始联系妻子，视频接通的那一刻，熟悉的面容出现在眼前，这个性格刚毅的山东汉子当着大家的面，一下子就哭了出来……

“在海上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，打死



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组织海上训练。

徐文涛摄

乐潜深海 勇闯大洋

■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柴油机技师 崔志刚

成长横切面

不知不觉，我来到支队已经19年了，人生中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这里。总结这段刻骨铭心的青春岁月，我想用两个字来形容：一个是“乐”，一个是“勇”。

在大多数人心中，潜艇是神秘的。是的，热闹从不属于潜艇兵，我们的职责就是隐秘潜行，随时准备给来犯之敌致命一击。常年的水下生活，意味着我们要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。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考验之下，必须做到内

也不当潜艇兵了。”牟朝春说，原本他已经想好了退伍，但想到领导的关心和陪伴，想到艇上那群生死相依的战友，他又改了主意：“总要有人挺在前面，为什么不能是我？”

牟朝春说，在他陷入迷茫时，随艇出海的支队领导曾跟他说过一句话：“信仰就是，你一千次想放弃，又一千零一次选择坚持。”

后来，这句话成了牟朝春的座右铭，陪伴他走到今天。

“剑可以不如人，剑法必须高于人”

水面之下，潜艇兵不断摸索大海的习性，也时刻向大海描述着自己的性格。

“咱支队的潜艇兵是什么性格？”面对记者提问，性子直率的雷达技师刘晓光毫不避讳：“过去有些自卑，现在无所畏惧。”

心坚定、自得其乐。特殊的职责、特殊的生活，注定了这是一群纯粹快乐的人。

出海时，虽然与世隔绝，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快乐：有的战友带一盒绿萝，有的种几株蒜苗，看着它们慢慢成长，我们的日子也充满生气。战友们喜欢把潜艇称为“龙宫”，闲暇时间，大家各尽其能，有的创作诗歌、有的挥毫写字，还有的用简单的一把口琴“巡回演出”……此前，有一名新兵才华横溢，他在鸡蛋上作画，政委看后，专门给他举办了一场“龙宫展览会”。那些充满艺术气息的鸡蛋，我们都舍不得吃……我们的日子简

单，但纯粹。当然，无论是什么兵种，军人的第一属性永远是战斗属性，这也注定了我们必须是一群勇敢无畏的人。

与水面舰艇不同，潜艇出海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、危险更加多样，“艇动三分险”的老话绝不是空穴来风。那年，我们艇在充电过程中突发故障，舱内气压快速下降，我判断出故障点后，当即决定出舱排查故障。

当时，外面是6米高的大风浪，我系着安全绳，抓住扶手，慢慢往上爬。一个大浪打过来，潜艇剧烈倾斜，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贴在了海面。到达顶部，我把自己绑在栏杆上，用手扳

官兵的心气，决定部队的士气。那时候，支队人心不定，建设发展一度陷入困境。在这个节骨眼儿，新一届支队党委决定：“立足老潜艇，来一场思想大革新”。

“蓝鲸论坛”“龙宫讲堂”相继开讲，每名支队领导挂钩一个单位，带头参加讨论辨析。让党委班子没有想到的是，有时根本不需要他们去“教育”，群众心里蕴藏着哲理——

一场辩论会，面对“老装备能不能行”的问题，有的说“以弱胜强才是真本领”，还有的认为“大不了和敌人同归于尽”……

就在大家的讨论愈发激烈时，一位下士站了起来，用洪亮的声音喊道：“抗日战争难不难？抗美援朝难不难？我们都不胜利了吗？英雄的后人难道就不行了？”

后来大家才知道，这位说话有些“冲”的年轻战士叫赵玉童，他的爷爷，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与敌人激烈拼杀，小腿被子弹打穿了……那天，他给战友们讲述了小时候从爷爷口中听来的战

斗故事，官兵无不动容。

赵玉童的意外发言，将辩论推向高潮，官兵们渐渐统一了思想：无论时代如何变化，人始终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。

在另外一些单位，同样的思想交锋还带来了不同收获：官兵们经过讨论认为，虽然潜艇老旧，但对装备的探索和掌握游刃有余，这在实际作战中是一种优势。

趁此时机，支队党委制订出详细的发展规划，号召官兵摒弃犹豫和顾虑，用成绩证明自己：“剑可以不如人，剑法必须高于人！”

心气足了，斗志就旺了。这几年，该支队立足现有装备，主动开展多项课题研究，官兵们带着全新任务一次次扎进深海，多个专攻精练成果在上级评比中获奖。

去年，某艇面对先进的水面舰艇编队，采取高超的战术战法弥补装备硬件不足，硬是靠人的判断和操作，以老对新、以弱胜强，取得了“三战三捷”的骄人战绩，全艇荣立集体三等

功。几乎同一时间，支队另一艘潜艇在某项重大演训任务中，官兵用一流的军事素养赢得任务指挥员高度赞扬。官兵们感慨不已——

“受人尊重的，不仅是装备本身，更是人的本领。”

“我的初心从这里开始，也将在这里延续”

一份血书，珍藏在某艇员队王艇长的抽屉里。

血书，来自二级上士龚鹏介。去年，艇队受领一项紧急任务，出海时间长、危险性大，艇长给全体官兵作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战前动员：“怕死不当潜艇兵，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！”

然而，回到班里一看，龚鹏介发现自己并不在出海名单上。想起艇长在动员时所说的话，龚鹏介当场急了，为了向艇党委证明自己并不“怕死”，他刺破手指，一笔一画写下心声，郑重交给艇长。

“在这个时代，还有战士写血书，我既惊讶又感动。”王艇长记得，在军史馆里，当年海上形势骤然紧张，老一辈潜艇兵纷纷写下遗书，毅然出海。其中，有的遗书就是用鲜血写成的。

“过去常见的事情，现在让我们感到惊讶，是因为时代在变，思维和认知也在变。”作为支队成立时的第一批官兵，王艇长亲眼见证了这片海，这支部队发生的巨大变化——

当年，条件艰苦，没有训练场地，官兵们就在海里苦练，有时候被水母蜇伤了，疼得整晚睡不着觉，留下的伤疤至今清晰。有人生病了，只能先靠军医简单处理，等有船上岸时再去治疗……

这几年，他们下大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，全新的指挥楼、游泳池、医疗房相继建成……与环境同时改变的，还有越来越年轻的士兵：过去，潜艇兵给人的印象总是深沉、内敛和神秘；现在，年轻一代的潜艇兵时髦、活泼，富有个性，似乎与潜艇的特质有些“不搭”。

对此，记者提出一个老生常谈的时代话题：年轻一代还愿意吃苦吗？

“不用避讳，很多人就是担心我们还能不能打胜仗。”支队队长刀直人，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：此前，某艇艇在任务途中某部位突发故障，如果处理不当，或将导致海水倒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柴油机技师黄龙琪从未经历过此类情况，他赶忙计算参数，进行了临时处理。

然而，风险依然存在，是请示返航还是继续前进？当艇党委向大家征求意见时，全艇没有一个人退缩：“有问题，我们一起解决”……

年轻一代的话，依然是不畏艰险，依然给人以充足的底气。

作为一名“老潜艇”，支队长说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潜艇兵钻研打仗的劲头和习惯从未改变——

为了练就“耳功”，号声兵邓裕林自学剪辑软件，把几十种乐器的声音混在一起辨别；就在前几天，新兵封启进还主动找艇长探讨，他在竞技游戏里看到的一套舰艇组合模式可以引入训练……

当年，战士封昌利考学离开支队。上军校期间，封昌利连续4年综合成绩排名第一，获得多个学科竞赛奖项，两次荣立三等功。顶着这些光环，毕业时，他的选择有很多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封昌利最终选择回来，在一艘潜艇担任副部门长。

“我的初心从这里开始，也将在这里延续。”封昌利说。